

二程粹言



14995

212
1

二
程
粹
言

楊
時
編
輯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二程粹言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二程粹言

此據正誼堂全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原序

二程粹言者。河南二先生與其徒平居講論之詞。而門人記之者也。髣髴乎語孟。貫穿乎六經。包括乎百家諸子。舉凡天地之所以覆載。大道之所以流行。彝倫之所以罔斁。身心性命之所以各正。天下國家之所以久安長治。莫不具於斯焉。其爲詞也易簡。其爲理也廣大而精微。所謂至精至粹而不可易者也。於是龜山先生。自洛歸閩。爰採擇而編次之。以傳於後。學者得此而拳拳服膺焉。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盡也。正道失傳。俗學固陋。士子自童至老。所謂遠大自期者。不過讀書取科第焉足矣。問其人則曰。學者也。問聖賢之事。則曰。我不知也。咿唔掇拾於燈窗之前。以博一日之微幸。輒詡詡焉自以爲榮。及其出服官。臨政事。則茫然失措。民有隱而不知。下有奸而弗燭。甚者恣睢暴戾。以肥身家。使天下謂儒生爲無用。噫。可歎也。夫有體無用。非聖賢之學也。況並其體而無之。見理不明。處事多謬。無足怪者。故余謂學者不可無志於聖賢之學。本聖賢之學。以消其固陋。發之爲經濟。見之爲事業。其於用也。寧有窮乎。粹言共十篇。一曰論道。二曰論學。三曰論書。四曰論政。五曰論事。六曰天地。七曰聖賢。八曰君臣。九曰心性。十曰人物。上下古今。瞭如指掌。內聖外王。體用一貫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統。寄於是矣。即取而躋之語孟六經之列。夫何愧焉。余故梓而序之。以俟後之學者。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冬十有一月。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三山之正誼堂。

二程粹言目錄

卷之上

論道篇

論學篇

論書篇

論政篇

論事篇

卷之下

天地篇

聖賢篇

君臣篇

心性篇

人物篇

二程粹言卷之上

將樂楊 時中立編輯

儀封後學張伯行孝先重訂

論道篇

子曰。道外無物。物外無道。在父子則親。在君臣則敬。有適有莫。於道已爲有間。又況夫清淨而棄人倫者乎。

子曰。立言所以明道也。言之而知德者厭之。不知德者惑之何也。由涉道不深。素無涵蓄爾。

子曰。傳道爲難。續之亦不易。有一字之差。則失其本旨矣。

或謂惟太虛爲虛。子曰。無非理也。惟理爲實。或曰。莫大於太虛。曰。有形則有大小。太虛何小大之可言。

子曰。有者不可謂之無。猶人知識聞見。歷數十年之後。一旦念之。昭昭然於心。謂之無者非也。謂之有者。

果安在哉。

或問誠者專意之謂乎。子曰。誠者。實理也。專意何足以盡之。呂大臨曰。信哉。實有是理。故實有是物。實有

是物。故實有是用。實有是用。故實有是心。實有是心。故實有是事。故曰。誠者。實理也。

或問介甫有言。盡人道謂之仁。盡天道謂之聖。子曰。言乎一事。必分爲二。介甫之學也。道一也。未有盡人

而不盡天者也。以天爲二，非道也。子雲謂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，亦猶是也。或曰：乾，天道也；坤，地道也。論其體則天尊地卑，其道則無二也。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，如止云通天文地理，雖不能之，何害爲儒？

子曰：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之可聞，其體則謂之易，其理則謂之道，其命在人則謂之性，其用無窮則謂之神，一而已矣。

子曰：陰之道，非必小人也，其害陽則小人也，其助陽成物則君子也，利非不善也，其害義則不善也，其和義則非不善也。

子曰：誠則無不敬，未至於誠，則敬然後誠。

子曰：誠無不動者，修身則身正，治事則事理，臨人則人化，無往而不得志之正也。

或問：子所定昏禮，有堵往謝之儀，何謂也？子曰：是時也，以今視古，氣之滄漓不同矣。今人之壽夭貌象，與古亦異，而冕服俎豆，未必可稱也。聖人之主化，猶禹之治水耳，宜順之而不逆，宜遵之而不違，隨時之義，亦因此焉。

子曰：天下之害，皆以遠本而末勝也。峻宇雕牆，本於宮室；酒池肉林，本於飲食；淫酷殘忍，本於刑罰；窮兵黷武，本於征伐；先王制其本者，天理也。後王流於末者，人欲也。損人欲以復天理，聖人之教也。或曰：然則未可盡去乎？曰：本末一道也。父子主恩，必有嚴順之禮；君臣主敬，必有承接之儀。禮遜有節，非威儀

則不行。尊卑有序。非物采則無別。文之與質。相須而不可缺也。及夫末勝而本喪。則寧遠浮華而質樸之爲貴爾。

子曰。純於敬則己與理一。無可克者。無可復者。

子曰。質必有文。自然之理也。理必有對。生生之本也。有上則有下。有此則有彼。有質則有文。一不獨立。二必爲文。非知道者孰能識之。

子曰。佛者之學。若有止則有用。

子曰。觀生理可以知道。

子曰。至誠感通之道。惟知道者識之。

子曰。仁道難名。惟公近之。非指公爲仁也。

子曰。聖人以生死爲常事。無可懼者。佛者之學。本於畏死。故言之不已。下愚之人。故易以其說自恐。至於學禪。雖異於是。然終歸於此。蓋皆利心也。或曰。本以利心得之耶。抑亦利心求之而有失也。子曰。本以利心得之。故學者亦以利心失之也。莊生所謂無常化者。亦若是爾。

韓侍郎曰。道無真假。子曰。既無真則是假爾。既無假則是真矣。真假皆無。尙何有哉。必曰是者爲真。非者爲假。不亦顯然而易明乎。

子謂門人曰。於佛氏之說不必窮也。苟欲窮之而未能窮。則己與之俱化矣。曰。然則何以能不疑。曰。曷不

以其迹考之。其迹如是。其心何如哉。豈可取其迹而不求其心。探其心而不考其迹也。心迹猶形影。無可判之理。王仲淹之言非也。助佛氏之說者。必曰不當以其迹觀之。吾不信也。

子曰。義利云者。公與私之異也。較計之心一萌。斯爲利矣。

子曰。便儂俊厲之人。去道遠而。

子曰。公者仁之理。恕者仁之施。愛者仁之用。子厚曰。誠一物也。

子曰。苟非至誠。雖建功立業。亦出於事爲浮氣。其能久乎。

或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。何也。子曰。不致知也。知之既至。孰得而移之。知玉之爲寶。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。知醴之爲甘。則人不能以藥亂之矣。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。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。

或謂佛氏所謂定。豈聖人所謂止乎。子曰。定則忘物而無所爲也。止則物自付物。各得其所。而我無與也。子曰。天地不相遇。則萬物不生。君臣不相遇。則政治不興。聖賢不相遇。則道德不亨。事物不相遇。則功用不成。遇之道大矣哉。

子曰。至公無私。大同無我。雖眇然一身在天地之間。而與天地無以異也。夫何疑焉。佛者厭苦根塵。是則自利而已。

子曰。能明善。斯可謂明也已。能守善。斯可謂誠也已。

或問孝弟爲仁之本。與。子曰。行仁自孝弟始。孝弟。仁之事也。仁。性也。孝弟。用也。謂孝弟爲行仁之本。則可。

直曰仁之本則不可。

或問仁與聖何以異。子曰：仁可以通上下而言，聖名其極也。有人於此，一言一行仁矣，亦可謂之仁。而不

可謂之聖。至於盡人道者，必謂之聖，而亦可謂之仁。

子曰：仁者，天下之正理，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。

或問敬。子曰：主一之謂敬，何謂一。子曰：無適之謂一。何以能見一而主之。子曰：齊莊整飭，其心存焉，涵養純熟，其理著矣。

子曰：忠恕猶曰中庸，不可偏舉。

子曰：至誠事親則成人子，至誠事君則成人臣，無不誠者，故曰誠者自成也。

或問中庸可擇乎。子曰：既博學之，又審問之，又謹思之，又明辨之，所以識中庸之理而不差忒，奚爲而不擇。

子曰：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，行道者身老則衰，故孔子曰：吾衰也久矣。

子曰：仁者必愛，指愛爲仁則不可，不仁者無所知覺，指知覺爲仁則不可。

子曰：可欲莫如善，以有諸己爲貴，若存若忘焉而不爲物所誘，俗所移者，吾未之見也。

子曰：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，仁也，不可曰以敬直內，以義方外，謂之敬義者，猶曰行仁義云耳。何直之有。所謂直也者，必有事而勿正心是也，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，與物同矣，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，推而放諸四

海而準。

子曰。守道當確然而不變。得正則遠邪。就非則違是。無兩從之理。

子謂學者曰。夫道恢然而廣大。淵然而深奧。於何所用其力乎。惟立誠然後有可居之地。無忠信則無物。子曰。理素定則能見幾而作。不明於理。何幾之能見。

或問四端不言信。何也。子曰。有不信故言有信。譬之四方。其位已定。何不信之有。若以東爲西。以南爲北。斯不信矣。是故四端不言信。

劉安節問仁與心何異。子曰。於所主曰心。名其德曰仁。曰謂仁者心之用乎。子曰。不可。曰。然則猶五穀之種。待陽氣而生乎。子曰。陽氣所發。猶之情也。心猶種焉。其生之德。是爲仁也。

子曰。敬則無間斷。文王之純如此。

子曰。禮者。人之規範。守禮所以立身也。安禮而和樂。斯爲盛德矣。

子曰。無道而得富貴。其爲可恥。人皆知之。而不處焉。惟特立者能之。

子曰。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。是以器言。非形而上者。

子曰。今之語道者。語高則遺卑。語本則遺末。孟子之書。雖所記不主一端。然無精麤之分。通貫言之。蔑不盡者。

子曰。凡志於求道者。可謂誠心矣。欲速助長而不中理。反不誠矣。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。雖得之必失之。

觀天地之化。一息不留。疑於速也。然寒暑之變極微。曷嘗遽哉。

子曰。語默猶晝夜爾。死生猶古今爾。

子曰。仁則一。不仁則二。

子曰。一德立而百善從之。

子曰。無一亦無三。故曰。三人行則損一人。一人行則得其友。是二而已。

子曰。天以生爲道。

或問理義何以異。子曰。在物爲理。處物爲義。

子曰。形而上者。存於洒掃應對之間。理無小大故也。

子曰。理有盛衰。有消長。有盈益。有虛損。順之則吉。逆之則凶。君子隨時所尚。所以事天也。

子曰。理善莫過於中。中則無不正者。而正未必得中也。

或問仁。子曰。聖賢言仁多矣。會觀而體認之。其必有見矣。韓文公曰。博愛之謂仁。愛情也。仁。性也。仁者固

博愛。以博愛爲盡仁。則不可。

或問何謂忠。何謂恕。子曰。維天之命。於穆不已。忠也。天地變化。草木蕃。恕也。

子曰。不偏之謂中。一物之不賅。一事之不爲。一息之不存。非中也。以中無偏故也。此道也。常而不可易。故

旣曰中。又曰庸也。

或問商開丘之事信乎。子曰。大道不明於天下。莊列之徒。窺測而言之者也。

或曰。蹈水火白刃而無傷。巫師亦或能之。豈在誠乎。子曰。彼以邪心詭道爲之常。懷欺人之意。何誠之有。曰。然則其能者何也。子曰。西方有幻術焉。凡其所謂變化神通以駭衆人之耳目者。皆幻也。巫師所能。迺其餘緒耳。

子曰。異端之說。雖小道必有可觀也。然其流必害。故不可以一言之中。一事之善。而兼取其大體也。夫楊墨亦是堯舜而非桀紂。其是非豈不當乎。其所以是非之意。蓋竊吾之似欲成其說耳。

子曰。介甫之言道。以文焉耳矣。言道如此。已則不能。然是已與道二也。夫有道者。不矜於文學之門。啓口容聲。皆至德也。

子曰。世之學者。未嘗知權之義於理所不可。則曰姑從權。是以權爲變詐之術而已也。夫臨事之際。稱輕重而處之以合於義。是之謂權。豈拂經之道哉。

或問信在四端。猶土王四季乎。子曰。信無在。無不在。在易則至理也。在孟子則配道義之氣也。

或問夫子曰。有已發之中。有未發之中。中有二耶。子曰。非也。發而中節。是亦中也。對中而言之。則謂之和可也。以其發故也。

子謂子厚曰。道者。天下之公也。而學者欲立私說。何也。子厚曰。心不廣也。子曰。彼亦是美事好而爲之。不知適所當爲。強私之也。

子曰。因人情而節文之者。禮也。行之而人情宜之者。義也。

或問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耳。無所聞目。無所見乎。曰。雖無聞見。而聞見之理自存。汝於靜也何如。對曰。謂之有物。則不可。然昭昭乎有所知覺也。子曰。有是覺。則是動矣。曰。夫子於喜怒哀樂之未發也。謂靜而已乎。子曰。汝必從事於敬。以直內。則知而得之矣。曰。何以未發言中。子曰。敬而無失。所以中也。凡事事。物。物。皆有自然之中。若俟人爲布置。則不中矣。

子曰。或言方有內外。是有間矣。道無間。方無內外。

或問何謂時中。子曰。猶之過門不入。在禹稷之世爲中也。時而居陋巷。則過門不入。非中矣。居於陋巷。在顏子之時爲中也。時而當過門不入。則居於陋巷。非中矣。蓋以事言之。有時而中。以道言之。何時而不中也。

或問外物宜惡諸。子曰。於道而無所見。則累與惡皆不得免焉。蓋亦原其當有當無爾。當有也。何惡之有。當無也。何絕之有。

子曰。理者。禮也。文也。禮者。實也。本也。文者。華也。末也。理文若二而一道也。文過則奢。實過則儉。奢自文至。儉自實生。形影之類也。

子曰。昔聖人謂立人之道。曰仁與義。仁者。人也。親親爲大。惟能親親。故自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。義者。宜也。尊賢爲大。惟能尊賢。故賢者在位。能者在職。仁義盡人之道矣。

子曰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。

子曰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也。

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。知生之道則知死矣。盡人之道則能事鬼矣。死生人鬼一而二。二而一者也。

子曰仕止久速惟其可不執於一。故曰君子而時中也。喜怒哀樂之未發寂然不動。故曰天下之大本也。

子曰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能盡出處去就之道矣。能盡出處去就之道則能盡死生之道矣。其致一也。

子曰有形皆器也。無形惟道。

子曰凡執守不定者皆不仁也。

子曰釋氏言定異乎聖人之言止。夫於有美惡因而美惡之。美惡在物我無心焉。苟曰吾之定不預於物。

然物未嘗忘也。聖人曰止隨其所止而止之止其所也。

子曰中無定方故不可執一。今以四方之中爲中則一方無中乎。以中外之中爲中則當外無中乎。故自

室而觀之有室之中而自堂觀之則室非中矣。自堂而觀之有堂之中而自庭觀之則堂非中矣。

子曰集義生氣方其未養也氣自氣爾。惟集義以生則氣與義合無非道也。合非所以言氣自其未養言

之也。

或問集義必於行事非行事則無所集矣。子曰內外一事豈獨事欲合義也。

又問敬以直內其能不用意乎。子曰其始安得不用意也。久而成焉意亡矣。又問必有事焉者其惟敬而

已乎。子曰：敬以涵養也。集義然後爲有事也。知敬而不知集義，不幾於兀然無所爲者乎？

子曰：佛氏之道，一務上達而無下學，本末間斷，非道也。

子曰：楊墨之害，甚於申韓。佛氏之害，甚於楊墨。

子曰：論語所載，其猶權衡尺度歟？能以是揆事物者，長短輕重，較然自見矣。

子曰：敬則虛靜，而虛靜非敬也。

子曰：一不敬，則私欲萬端生焉，害人此爲大。

子曰：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，莫非我也。知其皆我，何所不盡？不能有諸己，則其與天地萬物，豈特相去

千萬而已哉？

子曰：仁孝之理，備於西銘之言。學者斯須不在是，卽與仁孝遠矣。

子曰：無不敬者，對越上帝之道也。

子曰：順理則無憂。

子曰：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，本末舛矣。申韓張蘇，皆其流之弊也。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，後世猶或師之。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，其失益遠矣。今以無傳焉。

或問釋氏有事事無礙，譬如鐙燈，包含萬象，無有窮盡也。此理有諸？子曰：佛氏善修大其說也。今一言以蔽之曰：萬物一理耳。夫百氏諸子，未有不善道德仁義者，考其歸宿，則異乎聖人也。佛氏其辭皆善通。